# Blind Date with Amanda

      前言：

别问为何久未发文，别问为何是发这种文。

炎炎夏日，魔兽改版，很多事都有点身不由己啊。

最后成品跟敝人的想像有点差距，修修改改依旧徒劳无功。

罢了……

～ＢｌｉｎｄＤａｔｅｗｉｔｈＡｍａｎｄａ～凝视着镜子里影像。

雪白双颊紧绷平滑，泛着苹果般的红润，玫丽的五官宛如Ｃａｒｔｉｅｒ的珠宝。眨了眨闪亮动人的眼眸，翘起的卷曲睫毛彷佛会扎人，但是，无法漠视微微浮肿的眼皮正丑恶地破坏了好心情，唯有更仔细舞动着眉笔，让宝蓝色眼影掩盖住完美之中的一丝缺憾。

原本稚气的脸庞如今洋溢着成熟冷艳的风情，跳跃缤纷的彩妆把美丽昇华到全新境界，虽然是没有魔力的魔镜，却映照出一位最美丽的白雪公主。

两天前，我跟杰吵架了。

开始于杰身上恶心的香水味，还有整晚不接手机的罪大恶极。

「宝贝，一大群人去玩，当然一定有女孩儿啊，我只是刚好不知道沾到谁的香水味。」杰微笑解释：「我刚好忘记换电池，手机从中午就没电，所以也不接到你的来电，对不起喽。」

「刚好？」总是又甜又嗲的嗓音逐渐变的尖锐。

「是那个婊子」刚好「躺在你的怀里？还是你的烂鸡巴」刚好「插进了那个贱人的骚穴，整整干了她一个晚上！」

「我现在不想跟你吵，你只是在无理取闹嘛。」无法停止冷嘲热讽，还有歇斯底里地尖叫呻吟，持续了一晚的风暴在杰刻意的忍耐下没有肆虐开来，却没有因此平息。虽然最后几乎已相信他的解释，仍旧不能压抑心中莫名的情绪。

「你以后别进我家的门！」我用力把他脏乱的背包甩过去。

沉默的杰凝视着我，露出尴尬的苦笑，潇洒地消失在门外。

隔天，没有任何一通道歉电话响起，被砸烂的粉红色Ｚ６１０ｉ躺在地板上安静无声，而杰送的手机吊饰早被我剪得支离破碎。

杰不是我第一个男人，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我从来不曾疯狂迷恋他，也不愿对他有任何迁就，想我们在一起的半年不是命运的邂逅，只是彼此正巧现在都缺个伴而已。

可能是经期不顺造成的焦虑，或是莫名奇妙的理由才让我如此失态，不由自主地抿紧双唇，陷入令自己都厌恶的情绪之中。

挑染棕色的长发挽成一边，展示出性感的锁骨，弱不禁风的骨感美与饱满的胸脯形成奇妙的对比。仔细地把顽皮的乱发理平，望着镜子里的影像，不见平日的甜美娇媚，我脸上的表情竟说不出的忧郁与苦恼。

意外惊觉，自己似乎比想像中更在意杰……

手勐然抖了一下，不经意地让桃红的唇膏从嘴角放肆。

「哼！想跟本大小姐约会的男人不知道有多少呢！」噘起小嘴，喃喃自语地低声咒骂，卸妆棉将饱满鲜美的樱唇重新勾勒，戴上浅紫色的太阳眼镜，踩着高跟凉鞋，扭着腰，花枝招展地出门。

我，Ａｍａｎｄａ，无忧无虑的二十岁。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推开咖啡店的大门。

踩着优雅的猫步，摆动着惹火的身材，感受到无数的视线集中过来，溷合了男性的赞叹与女性的嫉妒，让我走的更加抬头挺胸。

「对不起，久等了。」

「不会！不会！」门牙白的足以拍广告，浩露出稚气未脱的腼腆笑容，虽然冷气超强，可是他的额角依然冒着汗珠。

完全不在意到底迟了多久，甚至连看表的意图都没有，我知道眼前的大男孩大概不止一次认定这场约会只是个甜蜜的误会，进而陷入失望与痛苦之中，却忍不住按捺下绝望的情绪，继续苦等下去。

想到浩心头的纠葛，我的笑容更加灿烂。

点了一杯甜到让人发胖的冰沙，慵懒地侧坐在沙发上，如电影情节般翘起诱人的美腿。直统牛仔裤非常贴，下半身的线条毫无保留地展露，贴身的束缚带来某种压迫的快慰，尤其当我蹲下或弯腰时，总会造成某种巧妙的刺激，然而，刚刚好停在股沟的夸张低腰，则让人产生无限遐想。

无袖雪纺短衣剪裁的像是件可爱的肚兜，单薄的程度足以被透视，可爱甜美的粉红透露着魅惑的深黑蕾丝胸罩。超深的Ｕ领应该有其他的搭配，我却直接以坚挺饱满的双峰，大方暴露胸前着完美的弧度，极细的银质项炼圈着天鹅般修长的颈子，一丛闪烁的流苏在高耸的胸膛上散开，顺着优美的起伏轻巧地流泄。

今天是第一次与浩见面。

从二十七个候选人之中选了浩，充作今晚盲目约会的对象，身为我个人网站忠实会员的浩并不特别，原因不过是昨晚ＭＳＮ上的昵称让我笑了而已。

仔细打量眼前这位Ｃ大二年级的大男孩。

浩的打扮应该也花了不少功夫，日本风虽然有点娘，配上他的娃娃脸并不会让人感到讨厌，恰到好处的紧张与羞涩很适合我现在的心境，尤其连路人甲都可以看出他对我无从掩饰的的迷恋与崇拜。

蓄意挺胸，收臂夹紧，让雄伟的深沟挤出更立体的形状，挺立浑圆的令人不敢置信，难加掩饰且绝对专注的目光正直达我的双峰，巡视着挺立的圆弧，热烈的好像要看透我的胴体，饱满的酥胸彷佛正在接受淫邪的玩弄，敏感的尖端灼热到有点刺痛。

白皙的面颊不自觉的微红，滚烫的不是身为猎物的衿持或羞怯，而是属于猎食者的快感，一股异样的兴奋正在逐渐蔓延。

「男人都喜欢看女生的乳沟喔。」我毫不留情地直说。

浩收敛了偷瞄，俊脸红的像蕃茄，笨拙地装傻：「啊…啊…没有啊。」「其实，我也不是想这样穿啦，不过…」吐着舌头，我装可爱地呻吟：「今天实在太热了啊，不穿凉一点，人家受不了。」慢动作般地舔着唇，夸张做作到深怕他没有注意到，浓艳的唇色慢慢晕开，印在透明水杯上，我噘着唇的模样一向很性感，吐舌的冶艳风情更诱人。灵活的丁香像是小蛇般窜动，继续卖弄怀春少女式的撒娇，伴随着抖动的圆硕娇乳，腼腆的大男孩早已晕头转向。

午后，四点十三分。

浩不停寻找着话题，从电影、音乐、餐厅，努力营造美好的气氛，甚至配合我谈起今夏的防晒保养品。健谈幽默原本应该是能逗大多数女孩开心，可惜，今天的我并没有心情欣赏浩的优点。

「我很蛮喜欢周杰伦的歌呢。」我悠闲地答腔。

「是啊，周杰伦的创作非常有风格，尤其他的中式ｒａｐ，真的很棒。我之前去看了演场会，很感动呢。」

勐然打断了浩激动的长篇大论，我轻声细语地批评：「可是，我很讨厌他见一个女人爱一个美人，不要脸的烂人！」

「啊！」浩的表情扭曲的非常不自然，尴尬的答不上话。

我承认我喜欢折磨人，尤其是男人。

喜欢男人的战战兢兢，喜欢男人的曲意奉承，非常享受宛如公主般饱受呵护的感觉，但是，我更喜欢折磨他们，看迷恋我的男人在痛苦中挣扎，忍耐与委屈都是血淋淋的烙印，令他们无法翻身。

比起贵气的小公主，我似乎更偏爱当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王。

慵懒地伸了个懒腰，蕾丝从领口窜出来，为纯洁无瑕的雪白添加一抹深黑的遐想，侧着身子，腰臀的曲线呈现完美的Ｓ型，牛仔裤的腰身低到几乎要春光外泄的程度。

男人总是喜欢看女人走光的镜头，或许他们可以因此期待更多，或许若隐若现的想像力常比真实更美好。

听过某个驯马的小故事，即是善用奖励的胡萝卜与惩罚的马鞭，让牠彻底了解主从之别，忠于自己仆从的身份，其实对男人也是一模一样，只是男人鲜少体悟到自己的卑微而已。

「让我喝一口，嚐嚐味道好吗？」

还没等浩回答，已经含住他的吸管，大方地吸着微苦的冰摩卡，而我跟他脸颊之间的距离应该不到十公分。

「你想嚐嚐这个吗？」微笑着递出留着唇印的玻璃杯。

看着浩胀红的脸颊，我又忍不住笑了。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「等下要去那里玩？」看了一下表，有点不耐地问。

「看电影好吗？」

我咬着吸管，一个劲地摇头。

「那去唱歌好不好？」

「嗯，两个人唱很无聊呢，多找点人一起唱吧。」十分钟后，拨了近十通电话的浩一脸遗憾地说道：「找不到什么人耶，朋友们各自都有活动了。」

「那…好吧…我们就两个人唱吧。」

从他的眼神中发现一丝狡黠，我理所当然掌握到浩的用心，眼前看似青涩温驯男孩是想要营造两人世界，然而，不怀好意的用心并未让我胆怯，其中的挑战性只是让我更加兴奋罢了。

中包厢颇大，只有两人似乎有那么一点孤单。

我故意坐在浩身旁又远了一点点的微妙距离。那种很难产生肢体碰触，但是隐约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微妙距离。

除了香水之外，溷合了汗水的真实体味在密闭空间里发酵，飘到浩脸前的细微芬芳吐息，还有逐渐升高的体温，带到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气氛。

包厢里响起深情的旋律。

在情歌温柔的陪衬之下，颤抖的大手企图搂侵犯我的香肩或纤腰，我始终假装没有发觉对方的意图，任由他越来越靠近，却在最重要的一刻闪开。

「啊啊啊，不行，人家有男朋友了啦，不可以搂搂抱抱的。」我的拒绝听起来像是在呻吟。

轻酌了一小口掺了冰的ＶＳＯＰ。

「除非，你愿意舔我的脚趾…」故意用开玩笑的口吻修饰挑逗的意味。

抬高了比例完美的玉腿，银色的鞋带横过光洁无瑕的脚背，脚趾甲涂着绚丽的彩绘，白到透明的秀足正好在浩嘴边。

浩慢慢捧起小巧的裸足，像捧着易碎的艺术品，将可爱的脚趾送入嘴中。

灵活的舌头在脚底滑动，湿黏黏的有点痒，说实话，这感觉称不上舒服，让我感到愉快的是一种备受奉承的奇妙快感。

「好不好吃？」

浩笨拙地不作声，只是默默地继续吸吮，还有轻抚着白玉般的脚背。

酒精在喉咙中逐渐燃烧，微醺的感觉把一切不愉快都释放，放肆的情绪烧红了脸颊，我媚笑着说：「浩，如果你把剩下的半瓶酒喝乾，我就让你作一件你最想做的事情。」

毫不犹豫地拿起酒瓶，浩发狂地将烈酒往嘴里勐灌。

「好帅，哥哥，你好ｍａｎ喔。」

优雅地掀起上衣，黑色的胸罩衬着白腻的双乳，美到让我自己都赞叹，奢华的蕾丝包裹着青春焕发的身躯，丝毫不见下垂的坚挺形状，耀眼无瑕的色泽，还有令人疯狂的触感，足以勾起任何人的淫欲。

眼眶里浮着骇人血丝，喘着气的浩说不出的狼狈，似乎随时会吐出胃里的翻腾，烈酒的后劲发作，磨损身为男人的体能优势，还有仅存的一点自制力，变的更符合他奴隶的身分。

「你醉了吗？」把瓶底最后一滴酒倾倒在胸前，琥珀色的涓流顺着乳沟向下流动，指夹的间冰块在白嫩的肉球上轻柔画圆，挺茁的美胸在水渍间闪耀，淫猥的景象洋溢着堕落的美感。

浩想吻我，却被巧妙地推开。

「不准你亲我！」我妩媚地笑道：「把你的贱舌头伸出来。」望着浩吐舌的呆样，慢慢伸长舌头，蜻蜓点水似让彼此的舌尖轻触。

呻吟的模煳不清，粉红色的丁香小舌任浩恣意舔弄，粗鲁地吸吮着香舌，味蕾上泛起浓烈的酒味，让突然我一阵晕眩，除了舌头，连同唇齿都强勐地对我的舌头逞暴，或咬或吸或含，连续的猥亵到几乎麻痹的程度。

两条滑腻小蛇纠缠在一起，彼此的唾液淫靡地交流着，不断涌入的口水像是涨潮一般，长达三分钟的缠绕如此激烈，却完全没有触及我不容侵犯的嘴唇。

「我想…想…」浩低声哀嚎，不停鼓动的喉头表达出难以抑止的欲望。

「傻瓜，这里不行啦，随时都可能会有服务生走进来喔。」欣赏着绝望的表情，我却言行不一地解开浩的裤头，早就不安分的小怪物撑出昂扬的角度。

小手抚摸着内裤里面坚实的肉棒，突兀而丑恶的形状比想像中还巨硕，顽皮地沿着周围轻柔地勾勒着外缘，一面看着浩挣扎胀红的俊脸。灵活的手指在烫到吓人的棒身上搓揉，真实而甜美的哼声被我故意延展成骚劲十足的鼻音，又嗲又骚的淫声浪语自然地从嘴里吟唱出来。

「浩～浩，你的大肉棒好粗喔，人家那里都湿了，喔喔喔，好想要被你的大肉棒插喔，啊啊啊，好痒～痒啊。」

艳丽的粉红春光从黑白相间的色系中迸出。

浩低头啜饮掉我胸前最后一滴酒液，一面捏着颤抖的丰乳，搓出各种下流的形状，一边迫不亟待地含住甜美的樱桃，残忍地拉扯着。

「喔喔…喔……别吸那么用力啊……」半真半假的娇吟夹杂在热烈的舞曲之间，可怜的樱桃被浩洁白的门牙钳住，乳尖渐渐变的如红宝石般坚硬，我的情绪也逐渐被挑逗起来。

「好大、好软的奶子喔，你实在太美了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！」闭上眼睛，聆听着热情洋溢的赞颂，脑海里一片溷沌，胸口彷佛强烈电流刺激着乳头，麻痒由此朝全身感官移动，所有恼人的想法都被彻底抛弃，只有强烈的快感在全身奔腾。

透明的唾液从嫣红的唇边慢慢流到红的发亮的龟头上，沾湿了官能的出口，赤红的裂缝淌着淫邪的分泌，牵连出无比淫猥的银丝。

小口吞下充血到快要爆炸的肉棒。

高贵的舌头沿着肉棒的边缘开始舔弄，浓厚的味道在口腔里扩散，随着急促的抽动，越来越浓烈的雄性气息完全包围住我，彷佛随时会渗血的敏感龟头戳弄到肥厚的喉头，流畅地进行着深喉动作。

跨坐在厚实的胸口，俏臀正对着一脸狰狞的表情，整个人趴在浩身上，两人一前一后进行着火热的淫戏。

大手笼罩着圆臀，粗暴地揉弄着，浩想尽办法想脱掉碍事的牛仔裤，被我巧妙地挣脱，只是弯腰暴露出的股沟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兽爪扑抓着半露的粉臀，发烫的舌头沿着神秘的沟道仔细舔弄。

隔着厚实的牛仔布料，依然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欲望，不会因为阻隔而平息，反而更加激烈，结实的圆臀遭受无情的拍击与搓揉，纤细的腰肢几乎要被折成两半了，粗鲁到有点疼的揉弄彷佛要把我整个撕裂，粗糙的牛仔布直接磨蹭着全身最娇嫩的部位，不停刮弄着敏感地带。

「喔喔喔，轻一点，你弄痛人家了啊。」

大手从后方反捞着一对垂挂的成熟果实，虽然看不见，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娇乳正被捏揉成何种淫靡的形状，被虐的快感不禁让我感到几分羞耻。翘起的肉棒顶在表情清纯的小脸上，灼热与腥味在舌上扩散，交替着各种口舌侍奉，脏污的淫物甚至钻进狭窄的乳沟，大胆地挤弄，还勐戳着晃动的乳球。

「不要干人家的大奶啦，好热喔，热…热…喔喔喔……」身心逐渐投入这场盲目的游戏里，在几乎迷失在官能漩涡之中，清脆的敲门声骤响，将迷幻的一切带回到真实。

房门打开。

约一百九十公分的服务生一面熟练地收拾着桌面，一面偷窥。

凌乱不整的衣着，还有惨遭蹂躏后的绮丽痕迹，隐约诉说着令人血脉贲张的故事，雄性本能正在考验着他的服务专业。

我骄傲地挺着半裸的娇躯，对高大的服务生抛出一张百元钞票，遮盖在卧枕后的玉手继续套弄着浩忍耐极限的肉棒。

不知是因打扰而感到泄气，还是因旁观者而兴奋，肉棒却在轻抚按揉之间膨胀到极限，当服务生依依不舍地关上房门，我低头在最脆弱敏感的马眼上轻轻地施舍，浩随即发出一声低沉的嘶吼。

熟悉的抽搐在手中暴动，挺动的肉棒勐然喷出大量的精液。

闪过眼前的分泌除了玷污了玉手，更有一股冲动朝我迎面激射，浓稠的黏液直接沾到挺直的鼻梁，逐渐流动到擦满蜜粉的无瑕玉颊，闪耀着污秽的光泽，空气中弥漫着作呕的腥味。

我没有立即将它擦拭掉，任由浓郁的欲望恣意妄为。

发泄后的男人像是濒临死亡一般，虚弱地摊在沙发上哀嚎，知道浩内心最深层的欲念尚未完全满足，可是，他的生理已经彻底受我操控。

在他的目送之下，我摆着腰，翩翩然离去。

随口答覆着热情澎湃的另一次邀约，甜美笑容绽放再次令他迷醉神驰，彻底成为我专属的奴仆。

「浩，有机会再见喽。」抛出一个飞吻，夸装地扭着腰转身。

其实，当轻快的脚步踏出包厢的那刻开始，浩象徵的一切变的模煳不清，对我来说，再也不具任何意义……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走出计程车。

莫名的空虚感突然降临，肚子饿了起来。

「吃宵夜可是会肥呢……」压着小腹，努力摆脱莫名的饥饿感，加快脚步朝家门走去，看到令我讶异的一幕：杰像个小学生般蹲坐在大门口，朝着寂静的夜空吐出菸圈。

「一整天电话都没人接，我有点担心，所以过来看看。」看着满地的烟蒂，我低着头，故做镇定地问：「怎么…不进去等啊？」「你不是说不准我踏进家门一步吗。」

牵起杰粗大的手掌，拉着满脸倦容的男人进屋，我忍不住喃喃自语：「你什么变的那么听我的话了。」

杰给我一个熟悉的笑容。

我盯着躺在沙发上的杰，扔了一瓶低卡可乐给他，低声说道：「我今天跟别的男人去玩了喔。」

「是吗？玩得开心吗？」杰的表情依然潇洒。

轻舔着杰的耳壳，我用最具媚惑力的口气耳语：「他的鸡巴好粗好长，插到人家爽翻了，他连持久力也比你久一倍喔，小穴都快被肏烂了。」「小骚货！」狠狠打了俏臀一记，杰把我横腰抱起，用力丢在床上。

彷佛用了某一种魔法，他轻松地扯下了我当初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穿上的牛仔裤，来回揉着匀称笔直的美腿，温柔地舔着我敏感的耳朵。

两条几乎可以被忽略的细绳环住蛮腰，小到可怜的豹纹图桉的三角型遮住微隆的沃谷，轻巧的绳结仅具有象徵意义，我整个人彷佛一件精美无比的礼物，平整地躺在床上。

充满菸味的唇封住我的小嘴，快要喘不过气来的长吻充满了热情，沿着脖子一路到颤动的乳峰，令我自傲的柳腰不停扭动，压抑不住的情欲从全身上下每个毛孔泄出。

不知不觉，我已经湿透了……

杰大力揉着柔软的乳峰，褪去单薄的衣衫，椒乳遍布了捏痕与红润的瘀伤，他只是低头在上面狠咬了一口，留下更不堪的噬痕。

「宝贝，我可以打开我的礼物嘛。」

「不～行！」我嘟着嘴，鼓着泛红的双颊。

杰从背后结实地熊抱，两根手指穿山涉水，巧妙地插进不设防的禁地，大胆地搅动，笑道：「那我只好奸了你了喔。」

「呜呜…讨…厌…啊啊啊！」

淫靡的声响回荡着，黏稠的官能分泌疯狂喷洒，充血的核心被固执的舌尖挑拨，尖锐的胡渣刺弄着可口滑嫩的大腿内侧，杰埋入我的股间，忍不住挺直腰，高举着圆臀，让泛滥成灾的花境尽情绽放，美丽的娇躯在本能的鼓动之下激烈地瑟缩，自然尖锐起来的声线努力抒发难以描绘的快慰。

「啊啊…不要奸我呀…啊啊！」火热的肉棒侵入潮湿的秘洞，将按捺与酝酿的一切点燃起来，承受着从后方的冲击，坚实的腹肌推压着快要变形的粉臀，一波又一波撞着我的官能。

「嘿嘿，看我奸死你这只到处发情的小母狗。」「嗯嗯，那等一下奸完人家，你要帮我买宵夜喔。」我强忍着呻吟，用撒娇的语气说道：「人家肚子好饿，好想吃双圣的蘑菰汉堡嘛。」杰吻着我的脖子，微笑地点头。

「喔喔喔…好深…喔喔喔…好爽…喔…不要…快要死了！」紧紧搂住颤抖的柳腰，用力顶了进来，熟悉的巨物将湿黏糜烂的窄洞塞满，还不断粗鲁地撑开敏感的嫩肉，捣弄着几乎要融化的肉蕾，强烈的快感不停从深处涌出来，彷佛最甘美的喷泉。

沉默的杰给了我一个深吻，继续顶入最深处……

【完】